禮記集解

禮記卷三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樂記第十九之二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釋文分扶問反

孔氏曰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和樂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回謂乖違邪謂邪僻乖違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愚謂姦聲正聲皆謂人

聲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釋文其行下孟反辟匹亦反知音智○石經淫樂作淫聲

情懼其流也反之則所發者不過其節而其志和矣行懼其失也比擬善惡之類去其惡而從其善則其行成矣此二者正心脩身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防其接於外者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謹其存於中者也情慢之氣自內出邪辟之氣自外入而皆不設於身體則內外皆得其養矣君子之反情比類如此故能使小大之體莫不順而不逆正而不邪而所行皆合於義也此言聖人作樂之本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釋文著張慮反

發以聲音謂升歌也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發德也是也文以琴瑟謂以琴瑟合於歌詠而文飾之堂上之樂也干戚武舞故言動羽旄文舞故言飾從隨也簫管輕故言從此皆堂下之樂也聖人之至德著於外而有光輝樂以象之而至德之光奮矣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樂以合之而四氣之和動矣親疏貴賤男女長幼之理皆形見於樂而萬物之理著矣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釋文還音旋

清明言其聲之無所淆雜猶論語之言皦如也廣大言

其體之無不包載猶季札言地之無不載也終始言其先後之有序周還言其循環而不窮樂以五聲相生而成音節猶五色相次而成文章不亂者君臣民事物之各安其位也八風者八方之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方曰條風樂之八音應乎八風竹音生於震而屬東木音生於巽而屬東南絲音生於離而屬南土音生於坤而屬西南金音生於兌而屬西石音生於乾而屬西北革音生於坎而屬北匏音生於艮而屬東北從律而不姦謂八音應八風之氣克諧而無奪倫也百度言其多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若宮之八十一絲以至於羽之四十八絲黃鍾之九寸以至於應鍾之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莫不得其常

數也宮聲最大羽聲最小國語曰琴瑟尙宮鐘尙羽石尙角匏竹利制是聲雖有大有小然相成而不相戾也終始相生者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中呂五音始於宮終於角雖有終有始然相生而不相廢也先發者爲倡後應者爲和短者爲濁長者爲清經常也十二律或倡或和或濁或清更迭用之以爲常法所謂旋相爲宮也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倫類也樂行倫清言樂達於天下而倫類清美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就一身而言之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合一世而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僻也愚謂樂者人之所歡

樂也然君子小人所樂不同君子樂得其道而能自制其欲故得其所樂而不至於亂小人樂得其欲而至於忘道則適足以爲惑而不足以爲樂矣言此以明先王之作樂正以道制欲之事故能使人各得其所樂以趨下文之所言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釋文鄉許亮反

反情以和其志結首節之義不言比類以成其行者省文可知也廣樂以成其教結次節之義方道也民知鄉方結第三節樂行倫清之義此一節總結上文○右第一章言聖人之作樂皆本於已之德以教人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

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釋文詩言其志一本無言字

端猶孟子言四端之端性在於中而發而爲德德者性之端緒也德不可見而象之爲樂樂者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也歌也舞也三者合而爲樂而其本則在乎心之德也德具於心發而爲三者而後樂器從而播之情深者謂喜怒哀樂之中節氣盛者謂陰陽剛柔之交暢文明者文采著明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化神者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遠測深厚而無所不至也情深而氣盛者德也和順之積中者也文明而化神者樂也英華之發外者也有是德然後有是樂故樂不可以爲僞○右第二章承上章可以觀德而言德爲作樂之本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釋文見賢遍反著張慮反復音伏拔步葛反又皮八反獨樂皇音洛厭音岳好呼報反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如字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謂將作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孔氏曰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爲樂樂由心動而成也聲者樂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也動其本則心之

動也樂其象則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此結上三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愚謂先鼓以警戒者大武將舞之先擊鼓以警戒其衆所謂備戒之已久也三步以見方者舞之初作先三舉足以示其所往之方所謂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者舞者於二成之初又再始舉足以著其所往所謂再成而滅商也亂終也復亂以飭歸者舞者之終從末表復於第一表以整飭其歸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拔急疾也奮疾而不拔者武舞發揚蹈厲欲及時事有奮發迅速之象而不至於大疾而失其節也極幽而不隱者言武王之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臨事而懼情意幽深大武之樂唱歎淫液以發明其幽深之情而著見而不隱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德之備於已也

欲謂可願欲之事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廣其化之被於民也此則周召之治以文止武而周道四達也情見而義立者武王愛民之情見而弔伐之義立也樂成而德尊者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而見武王之德之尊也君子樂得其道故聽之而生其好善之心小人樂得其欲故聽之而知其情欲之過故曰以下又引古語以結之註疏自先鼓以警戒以下皆以大武言之其說是也惟其解再始著往謂武王除喪觀兵孟津二年乃復伐紂則出於張霸僞泰誓之說而不可信而以極幽爲歌者其義亦爲未安耳○右第三章又言樂所以爲德之象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釋文施始豉反石經無而字

鄭氏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孔氏曰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禮尙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樂樂其所自生者又廣明上樂者施也言王者作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卽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義也禮反其所自始者王者制禮追反其所自始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卽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樂是章明其德不求其報禮報情反始者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已已則報其情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朱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郤是初始有這

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意横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釋文旒本又作旈音流緣悅絹反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孔氏曰前明樂者爲施禮者爲報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不覆明樂施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畧之也大輅謂上公及同姓侯伯

則金輅異姓象路四衛革輅蕃國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若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青黑緣者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也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旣與大輅之屬又隨從以牛羊非一也愚謂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云純緣也謂緣甲䫌也千歲之龜青髯則龜之緣乃其本質自然非爲之也牛羊之羣饔餼所陳之牲牢也孔氏以此合於上章今考其文義與上文似不相蒙疑係他篇錯簡否則或有闕文耳○右第四章

右樂象篇第六史記樂書移樂也者施也以下於樂施章之末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鄭氏曰統同同合和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𥚃愚謂

樂由中出而本乎中節之情故曰情之不可變若其可變則非情之和而不足以爲樂矣禮由外作而合乎萬事之理故曰理之不可易若其可易則非理之當而不足以爲禮矣情欲其無所乖戾故統同理貴乎有所分別故辨異人情萬變不窮然有禮樂以統同辨異則懽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別天下之人情皆管攝於是而不能外也○右第一章言禮樂可以治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釋文去起呂反偩音負

鄭氏曰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愚謂窮極也本謂樂本心而起也變即後篇所謂聲音動靜性術之變也極其和順

之本於心而知其發爲聲音動靜之變則情之發皆中節而無不和故爲樂之情禮以忠信爲本若誠去僞則本立而其文由之而出故爲禮之經天地之情以其發見者言偩天地之情者言依象天地之情同和同節而與天地同其用也神明之德以其存主者言達神明之德言通於神明之德必易必簡而與天地同其體也降與上下之神言禮樂用之祭祀可以感格鬼神若周禮言天神皆降地祇皆出是也凝如中庸至道不凝之凝精者形而上之道粗者形而下之器禮樂者道與器合而精粗之體皆凝聚於是也領猶統會也言君臣父子之節皆統會於禮樂之中也○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箇周流底物禮則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僞也禮則相刑相尅

以此尅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釋文訢依註音熹許其反一讀依字音欣煦許具反徐況甫反嫗於具反徐於甫反區依註音句古侯反徐邱于反一音烏侯反觡古伯反伏扶又反鬻音育徐又扶袁反殰音獨殈呼闃反苑音溢徐況逼反一音況狄反

鄭氏曰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鰓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孔氏曰天地訢合言二氣蒸動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也言體謂之

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角觡生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蟄蟲昭蘇者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嫗伏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鬻謂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殰謂不殰敗也卵生者不殈言不殈裂也所以致此諸物各順其性由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樂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故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愚謂二氣絪縕而發育萬物者固造化自然之功用然非聖人作樂以感召其和氣則天地之氣且不免於乖沴而萬物有不得遂其生矣故以此爲樂之道歸

焉此聖人致中和而位天育物之效也○右第二章言
禮樂之功非徒可以治人情而可以徧及乎天地之間
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
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
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
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釋文鋪普胡反又音敷上如字或時掌反行下孟反

鄭氏曰言禮樂之本在人君也樂本窮本知變禮本著
誠去僞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
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
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

以爲治法孔氏曰樂師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宗謂宗人祝謂大祝宗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皆言其位處卑也德在內而行在外行成則德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事成則藝成矣輔氏廣曰德成非遺藝也藝成則局於藝者爾行成非廢事也事成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一貫然後可以制禮作樂愚謂揚戚也干揚皆舞者之所執童者謂國子也樂師大師小師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小師大祭祀登歌北面而弦謂在堂上北面而鼓弦也士喪禮有商祝夏祝凡襲斂皆使商祝設奠皆使夏祝蓋二祝皆周禮之喪祝習商禮者爲商祝習夏禮者爲夏祝此獨言商祝者以其主襲斂之事與主

人相隨也德六德也行六行也藝六藝也○右第三章

言禮樂貴得其本也

右樂化篇第七史記樂書第四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愚謂端冕端衣而服冕也凡冕服皆用正幅故曰端古樂用於祭祀祭時端冕故端冕而聽古樂厭之故唯恐臥悅之故不知倦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釋文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拊音撫復音伏相息亮反徐思章反訊音信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𣫍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之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狀如漆筩中有椎孔氏曰文謂鼓也始奏樂之時先擊鼓也武金鐃也舞畢擊金鐃而退周禮笙師掌舂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方氏愨曰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道古之事鄭氏釋大司樂曰道者言古以剴今蓋謂是矣愚謂旅進旅退者舞也和正以廣者聲也弦謂琴瑟堂上之樂也笙堂下之樂也笙以匏爲體而植管於其中簧管中

金葉所以鼓動而出聲者也守猶待也大師登歌先擊拊以令之是堂上之樂必待拊而後作也下管先鼓鞞以令之是堂下之樂必待鼓而後作也始奏以文謂樂始作之時升歌清廟以明文德也亂樂之終也復亂以武謂樂終合舞舞大武以象武功也論語曰關雎之亂彼謂合樂爲亂此謂合舞爲亂蓋合樂合舞皆在樂之終也治亂以相謂正治合舞之時擊拊以令之也登歌擊拊則凡令歌皆先擊拊合舞之時堂上亦歌詩以合之故擊拊以令之也訊猶聽也訊疾以雅謂舞者迅疾之時舂雅以節之所謂奮疾而不拔也始奏以文以上三句承和正以廣而以聲言復亂以武以下承進旅退旅而以舞言也語謂樂終合語也道古者合語之時論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并道古昔之事也文王世子曰

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蓋合語之事與樂相成故幷言之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釋文俯本又作府侏音朱儒音儒獶乃刀反字亦作猱○鄭註獶或爲優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亂男女之尊卑孔氏曰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聲也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伍雜亂不能進退齊一也姦邪之聲濫竊不止不能和正以廣也聲旣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者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舞戲之時狀如獮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獮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子言樂之雜亂不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

道古者言作樂既終盡皆邪僻不可以追道於古也愚謂進俯退俯則與進退齊一者異矣而又有俳優侏儒之戲雜男女亂尊卑蒸其舞之失如此姦聲以濫則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而又沈溺而不止蒸其聲之失如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釋文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徐如字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鎗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心邪聲亂是不同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

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釋文當丁浪反疢敕覲反莫亡伯反長竹丈反王此于放反俾依註音比必履反徐扶志反施以豉反○今按二俾字皆當作比上音必履反下音毗志反

鄭氏曰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孔氏曰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陳氏澔曰祥亦妖也書序言亳有祥愚謂時和年豐故民無疾疢物各得其所故無妖祥 大當言天地之間無不得其當也此以上言

聖人養民之事也旣養然後敎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制禮以敎民也紀以治其條理之詳綱以總其禮節之大紀綱旣正天下大定則禮達於天下矣禮達然後制樂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也詩謂風雅也德音謂道德之聲音也詩自克順克比以上皆言王季之德也比于至于也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所悔故能受上帝之福而延及孫子也引詩以證德音之說斷章之義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釋文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敖字又作傲同吾告反辟匹亦反喬音驕本或作驕

鄭氏曰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孔氏

曰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卽前溺而不止是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使人意志沒溺也衛音既促又速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狠辟越使人意志驕逸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燕安已之妻妾而已所以別也又此四者皆淫於色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者衛音淫泆之外更有促速齊音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也愚謂淫志者樂音好濫則有淫邪之志聽之亦能生人淫邪之志也下三者放此先儒皆以鄭詩爲鄭聲然此言溺音有鄭宋齊衛四者而宋初未嘗有詩則鄭衛之聲固不係於其詩矣列國之樂雖不用於祭祀賓客之正樂然至無算樂皆用之周禮所謂燕樂縵樂是也周樂十

五國之風與南雅三頌並肆於樂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十五國之鄭風衛風即鄭衛之淫聲周樂豈當有之蓋國風雅頌皆雅樂之所歌也若鄭衛之聲則別爲當時之俗樂雖亦必有歌曲然其所歌必非十五國風之詩也朱子疑桑中溱洧等篇用之何等之鬼神何等之賓客是固然矣然如淇澳緇衣等篇未嘗不可用之雅樂也三百篇之詩固有用於樂者有不用於樂者如大小雅則正者用而變者不用二南則如野有死麕行露等篇豳風則自東山以下亦未必皆用於樂而不妨與其用者並列也何獨鄭衛哉故以淫聲槩鄭衛之風反無以處淇澳緇衣等篇若離詩與聲而二之則鄭衛之聲自爲當時之俗樂而其詩則美者同用於雅樂而其淫者則雖並列於三百篇之中

而初未嘗用也亦豈相妨哉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顧氏炎武曰詩本肅雝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卽其例也愚謂何事不行者言無事而不成以起下文誘民孔易之意也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釋文易以豉反按誘詩作牖

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愚謂人君化民甚易故聖人有和敬之德以之化民而民無不從然後作樂以道其和也詩大雅板之篇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釋文鞉音桃椌苦江反楬苦瞎反壎許袁反篪直支反和如字徐胡臥反長丁丈反○鄭註壎篪或爲簨簴

鄭氏曰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孔氏曰鞉鼓椌楬壎篪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也鼓革也椌楬木也周語云革木一聲註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質素也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狄以舞動之鄭宋齊衛四者祭祀所不用此六者爲道德之音及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於宗廟之中奏之也愚謂獻謂祭祀獻尸也酬旅酬也酳尸

食畢而酳之也酳尸酢主人主婦也官序貴賤謂廟中助祭之卿大夫士也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若詩言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也尊卑長幼之理皆形見於樂故可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釋文號胡到反橫古曠反

鄭氏曰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孔氏曰鐘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壯氣充滿則武事可立也君子謂識樂之情者聞聲達事鐘旣含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愚謂鏗以立號鏗屬聲言立號屬人言言鐘聲堅剛故可法之以立號令下放此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釋文石聲磬依註音磬口挺反一音口定反

鄭氏曰石聲磬磬當爲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

孔氏曰石響輕清叩之其聲罄罄然分明辨別也能分辨於節義則不愛其死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節固封疆之義罄合守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鄭氏曰廉廉隅也孔氏曰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哀怨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思志義之臣者絲聲含志不可犯故聞之而思其事愚謂樂則其意舒而同於人哀則其心斂而貞於己絲聲哀怨有介然不苟之意故聞之使人立廉隅廉隅立則

志飭成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釋文濫力敢反會戶外反又古外反畜敕六反○鄭註聚或爲最○按濫字方氏讀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濫之意猶擥聚也孔氏曰竹聲擥然有積聚之意故能立會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聲而思其事也笙在竹聲之中者笙以匏爲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也方氏慤曰濫汎濫之意愚謂笙竽之聲繁會有汎濫旁行之義故聞之使人立會謂會聚其人民也會聚其民人則其民無不聚矣畜亦聚也易曰君子以容民畜衆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釋文鼙步西反讙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帥本又作率同所類反○鄭註讙或爲歡動或爲勳

鄭氏曰聞讙囂則人意動作孔氏曰鼓鼙之聲讙囂故使人意動作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思將帥之臣者鼓能進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釋文鏘七羊反又叱衡反徐敕庚反

鄭氏曰以聲合成已之志意謂君子所欲得者賢才也而樂聲有以合之故聞其聲則思其人如此則將欣悅之不暇何至於聽之而欲倦乎蓋子夏以此規文侯之失而其言婉而不迫如此亦可謂善告君矣○孔氏曰崔氏云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皆應與四方同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間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革以乾爲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

磬別有所感乾爲天坤爲地坤不別出者坤卑故也今按崔氏所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八音唯論五者以五器有此五事匏與土木無此象故記不言

右魏文侯篇第八史記樂書第九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釋文牟亡侯反坐才臥反又如字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孔氏曰賓牟姓賈名愚謂已太也備戒之已久謂武之將作先擊鼓以戒警其衆擊鼓甚久而後舞乃作也病不得其衆者憂未能得士衆之心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釋文液音亦

鄭氏曰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遠及也事戎事也愚謂凡舞必歌詩以奏之周頌桓賚諸篇左傳皆謂之武葢奏大武之所歌也咏歎謂長言而唱歎淫液謂流連而羡慕也舞者在下歌者在上而其節奏相應此謂先鼓備戒之時歌者之聲如此也武舞六成而左傳言武有七篇則其首篇乃未舞之先所歌也其戒備之久亦可見矣恐不逮事者謂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用師之事故致其長吟歎慕之意也○武王以至仁伐不仁而曰病不得其衆恐不逮事若惴惴然惟恐其不勝者何也曰此聖人臨事而懼之意也聖人應天順人固非若後世用兵徒僥倖於一戰者然其心則未嘗不致其戒懼焉觀於書之泰誓牧誓所以誓戒其衆者諄諄焉不憚其煩而詩於牧野之事亦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聖人

之情可見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孔氏曰發揚蹈厲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初舞則然故云已蚤愚謂用兵之時其發揚蹈厲宜也今大武於初作之時已如此故言已蚤及時事者言欲及時而行討伐故初舞即致其勇決之意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釋文憲依註音軒

鄭氏曰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孔氏曰軒起也愚謂武坐致右軒左謂武舞五成之時舞者之坐致右膝於地而軒起其左足也非武坐者武亂皆坐坐則當兩足皆致於地今乃致其右而軒其左則非武坐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萇釋文直良反

鄭氏曰有司典樂者也言典樂者失其傳而時人妄說也愚謂淫過也商商聲也商聲主殺伐此承武坐致右憲左而問則亦謂武亂有此聲也用兵之時宜有殺伐之聲至武舞之亂則戎商已克偃武脩文之時而乃過有殺伐之聲則與勝殷遏劉之意異矣有司失其傳者言有司傳授之誤而失其本也不然則武王之志荒亂而有意於黷武矣唯者應辭也吾子之言謂賈所答五者之說也萇宏周大夫既曰唯復曰是也者所以深然賈之言也○孔疏謂賈言有三是兩非以下言發揚蹈厲太公之志而謂賈言及時事之非以下言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而謂賈言非武坐之非此皆誤也此孔子五

問賈五答而孔子曰某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是賈所答皆是矣若有二非孔子應卽正之不應俟賈再問而後告之也發揚蹈厲固爲欲及時事而所以欲及時事者則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固非致右憲左而所以皆坐則所以象周召之治也此皆因賈言而發其未盡之義非非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釋文遲直詩反徐直尼反

免席避席也聞命謂聞孔子是賈之言也賈所言凡五事孔子皆是之而但言備戒之已久者舉其始問者以該其餘也遲之遲而又久者武舞六成每成皆遲久而後終故重言以見其意也賈既聞孔子是已所言又自以其所疑者問之也○鄭氏以遲之遲專指久立於綴

非也觀下文歷言武舞而以武之遲久結之則遲之遲而又久乃通言一舞之始終而非惟專指一事矣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釋文語魚據反女音汝下且女同大音泰召音邵治直吏反

鄭氏曰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愚謂象成謂象所成之功夫樂象成者也此一句總包下文之所言與篇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二句相爲首尾總干而山立以下歷言象成之事也總持也干盾也武舞初起武王持盾正立不震不動天子威重之容也大公總卒士卒發揚蹈厲以奮其武將帥勇決之氣也武亂者武舞之終也皆坐舞者皆坐也武舞至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公右於此時舞者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此一
節因賈之所答而發其未盡之義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釋文夫音扶綴丁劣反又丁衛反下同○按註疏讀以崇句絕天子屬下夾振之爲句非是今從王肅讀天子上屬
成者舞之一終也武舞爲六表而東西列之其在西者
自南而北其在東者自北而南始而北出者自西之第
一表至西之第二表象武王始出伐紂至孟津而大會
諸侯也紂都朝歌在周之東北故曰北出再成而滅商
者自西之第二表至西之第三表象武王渡河至牧野
而克商也三成而南者自西之第三表至東之第一表
象武王既克商而旋師南向也南國謂青兗二州之諸
侯在紂都之南未服於周者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自

東之第一表至東之第二表象旋師而因定南國之末服者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自東之第二表至東之第三表象天下既定而周公召公分陝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自東之第三表復歸於西之第一表象周公召公既成治功而歸其功於天子以尊崇之若王制言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孔疏用熊氏之說謂武舞立四表自南而北又自北而南以爲六成皇氏則謂六成乃舞者更迭出入而無立表往反之法今以六成復綴推之則熊氏爲是但其言唯立四表者尚未善耳自此以下又爲賈詳言武舞象成之事此一節統論一舞之始終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釋文分扶問反

鄭氏曰駟當爲四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愚謂此申言再成滅商之事也振謂振鐸也周禮大司馬職曰兩司馬振鐸又曰司馬振鐸車徒皆作夾振之而四伐謂舞者象牧野之戰兩司馬夾士卒之兩旁振鐸以作之而士卒以戈矛四度擊刺也盛威於中國者牧野之戰盛大威武於中國書言我武惟揚是也分部分也分夾而進謂舞者象將帥部分士卒又振鐸夾之而使之進也濟河也事蚤濟者言所以分夾而進欲其急濟河而伐紂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言再成將發時久立於綴而未即舞象武王將濟河時待諸侯之至而俱發書言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是也再成時始立於綴次乃渡河次乃四伐此乃逆言之葢滅商之功

成於四伐故先言之而逆溯以及其前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釋文反依註音及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邵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為文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祝之大反行下孟反商容如字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鄭注祝或為續祝或為鑄○今按反如字使之當從家語作使人政當音征

鄭氏曰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

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孔氏曰容爲禮樂漢書儒林
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武成
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云商善禮
容之官也張子曰古樂於旅也語說此樂之義牧野之
語語武也愚謂反商謂反紂之虐政書所謂反商政政
由舊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薊漢之薊縣屬廣陽祝漢之
祝阿縣屬平原祝或爲鑄左傳初臧宣叔娶於鑄杜預
云今濟北蛇丘縣鑄所治也投殷之後於宋謂封紂子
武庚於殷墟也其後武庚被誅封微子於宋以繼之故
因謂殷爲宋耳武庚未叛之先微子行遯未出武王未
得而封之也投猶棄也商本天子今以諸侯封其後故
不曰封而曰投也封黃帝堯舜之後所謂三恪也封夏
殷之後所謂二代也三恪之世遠求之宜急故未下車

而封之封二代之禮重故封之不可卒行故既下車乃封之也封比干之墓者葬之邱封貴賤有等比干以誅死葬不如禮故使人加封於其墓以致尊崇之意也使人謂使畢公也行謂行視也商容商賢臣史記云使畢公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政讀為征如周禮均人掌均地政之政弛政弛其征役以休息之倍祿厚其祿糈以優養之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釋文華如字又戶化反復扶又反衅字又作釁同許靳反建依註讀為鍵其展反徐其偃反櫜音羔

鄭氏曰散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

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孔氏曰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見以文止武也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以報賞其功也鍵籥牡也櫜兵甲之囊也言鎧及兵戈悉囊韜之置於武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鍵櫜也天下見武王放牛藏器故知不復用兵也愚謂牛所以駕重車馬所以駕兵車也衅與釁同磔禳之祭名也包之以虎皮者凡兵甲之衣皆用虎皮爲之取其威猛之意詩言虎韔鏤膺是也此節言武王之偃武下二節言武王之脩文又

所以深明聲淫及商之非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釋文射食亦反沈食夜反騶側由反搢音進賁音奔說吐活反朝直遙反

鄭氏曰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耕藉藉田也孔氏曰此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諸侯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右是西學在西郊天子於西學中習射歌騶虞詩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貫革之射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於儀容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爲善

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入廟之服也搢笏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劍者旣並習文故皆說劍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王自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大教者郊射一裨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五者大益於天下故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爲教愚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謂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也祀文王以配上帝始於武王而孝經以爲周公者以周之禮樂皆周公之所贊成也如追王大王王季亦在武王時而中庸亦以爲周公之事也事先主於孝事神主於敬明堂主於嚴父故言孝耕藉兼有外神故言敬其實亦互文爾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釋文食音嗣更古衡反大音泰弟大計反

鄭氏曰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孔[illegible]曰天子養三老五更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之親執爵而酳口親自著冕手執干戚而舞也此冕當爲鷩冕養老饗射之類愚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謂以食禮養老於大學也執醬而饋者醬爲食之主凡食禮主人必親詔其醬故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今天子養老亦然也執爵而酳者天子親執酒漿之爵以供老更食畢酳口也公食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又云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挩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是公食禮酒漿不親執今養老天子親執爵而酳者敬老更之

至與尋常食禮異也冕而總干謂服冕而執干以舞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也祭祀之禮人君袒而割牲及親在舞位冕而總干今養老亦然尊敬老更與祭祀之禮同也此疑當在上節五者天下之大教之上韓詩外傳云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以此觀之則散軍郊射裨冕搢笏當屬於上節與不復用兵同爲一事所以教天下之禮讓也與教孝教臣教敬教悌而爲五韓詩外傳止言四教者以不及耕藉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釋文

夫音扶

孔氏曰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愚謂樂以象成武王戡亂之勤已如彼致治之備又如此其功非一朝夕之所成則所以象其成者安得而不遲久乎

右賓牟賈篇第九史記樂書第十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莊敬則嚴威釋文易以豉反子諒子如字徐將吏反○朱子云子諒當從韓詩外傳作慈良今從之

鄭氏曰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威如神也愚謂人之

身心其和樂者爲樂其莊敬者爲禮禮樂之器有時而離而禮樂之理則無時而可去也致者極至之謂致樂以治心者無斯須之失其和樂致禮以治身者無斯須之失其莊敬也易直慈良之心人之善心也樂者樂於此而不厭也安者安於此而不遷也久者久於此而不息也久則體性自然而無作爲之勞故曰天天則神妙不測而無擬議之迹故曰神自然故不言而人自信不測故不怒而人自畏莊敬言其敬德之具於身嚴威言其儀象之接於物○眞氏德秀曰禮之治躬止於嚴威不若樂之至於天且神者何也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敎立之以禮而成之以樂也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斯須暫時也此言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釋文爭爭鬬之爭煇音輝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

樂曰極和而禮不曰極敬者葢禮之用和爲貴禮之順卽敬之根於心而行之以從容不迫者也德煇見於外而本乎內之和樂故曰動於內理具於內而著爲外之節文故曰發於外禮樂交錯內外互養而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故見之者自然敬信而莫不順聽也○右第一

章言人以禮樂治身心則可以化民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釋文減胡斬反又古斬反報依註讀曰褒保毛反則樂樂上音洛下音岳○今按報如字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愚謂禮動於外而接於人者以撙節退讓爲敬故主其減樂動於內而發於已者以欣喜歡愛爲和故主其盈減則恐其煩苦而易倦故以進爲美嚴而用之以和也盈則恐其流宕而不止故以反爲美和而濟之以節

也禮減而不進則有見於嚴無見於和必至於倦畧故銷樂盈而不反則有見於和無見於節必至於流宕故放於禮上言進而下變言報者葢進者由巳而進報者因物而報言進猶有勉强易倦之意言報則見我之行禮皆因情之不容巳於物者而起而有不得不勉者矣禮得其報則有以達我之情故樂樂得其反則有以止乎其節故安樂則不至於銷安則不至於放故曰其義一也○右第二章承上章而言禮樂之用又當有以救其偏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性盡於此不可過孔氏曰樂者樂也言樂之爲體是人

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免猶止退也歡樂動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則嗟歎之詠歌之是也形於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口爲聲音貌爲動靜人性道路之變動竭盡於此而不可過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釋文耐古能字以道音導肉如又反

鄭氏曰流謂淫放也文篇辭也曲直聲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孔氏

曰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足以談論義理而不止息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作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性情矣愚謂論謂樂終合語論說其義也雅頌之義理深遠故足以論說而不息也肉與寬裕肉好之肉同謂聲之圓轉廉之反對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釋文長丁丈反比毗志反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愚謂一者謂中聲之所止也左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蓋五聲下不踰宮高不過羽若下踰於宮高過於羽皆非所謂和也故審中聲者所以定其和也然五聲皆爲中聲而宮聲乃中聲之始其四聲者皆由此而生而爲宮聲之用焉則審中聲以定和者亦審乎宮聲而已此所以謂之一也比合也審一以定和而以之上下相生以爲五聲而又比合於樂器以飾其節奏也○朱子聲律辨曰宮最大而沈濁羽

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音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鐘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極乎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

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葢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以爲樂者也由是言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葢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愚謂朱子此辨所以發明中聲之義者最爲詳盡而西山蔡氏亦曰律者致中和之用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觀

於此則所謂審一以定和者可識矣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釋文詘丘勿反要一遙反行列戶剛反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紀總要之名也愚謂雅頌之聲發於聲音者也干戚至節奏形於動靜者也天地之命以其本於性者而言中和之紀以其發爲情者而言紀言其各有條理也○右第三章言先王之立樂因人情所不能自已者而導之於和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

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釋文鈇方夫反叉音甫

鄭氏曰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方氏慤曰軍旅鈇鉞軍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喜合於樂則非作好怒合於禮則非作惡愚謂軍旅所以征討鈇鉞所以刑殺儕猶類也左傳曰喜怒以類者鮮先王之喜怒惟義理之所在而已不與焉故喜則飾之以羽旄干戚而天下莫不和怒則飾之以軍旅鈇鉞而天下莫不畏先王之喜怒非禮樂不足以達之禮樂達而天下莫不和且畏焉其道豈不盛乎○右第四章言禮樂之化之盛也

右樂化篇第十史記樂書第八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

子自執焉釋文贛音貢請七潁反徐音情

鄭氏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孔氏曰子贛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

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釋文好呼報反斷丁亂反○鄭註愛或爲哀○自寛而靜至慈愛四十九字舊在五帝之遺聲也之下鄭氏云此文換簡失其次寛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今考史記樂書寛而靜至慈愛在者宜歌商之上正如鄭氏之說今移正又樂書云肆直而慈愛者此疊衍愛字

孔氏曰寛謂德量寛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宏厚若性寛靜柔正者乃能歌之志意廣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寛

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而動不越法也性既恭儉好禮而守分不能廣大疏達故宜歌小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愚謂寬宏而安靜和柔而中正者頌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頌廣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大雅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小雅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小雅正直而安靜廉潔而謙讓者國風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風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肆直而慈愛則能斷事故宜歌商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溫良而能斷則能讓利故宜歌齊皆因其德性之所近而歌以合之也國風雅頌此以詩而論其德性之所近者

也商聲齊聲此以聲而論其德性之所近者也然商聲齊聲亦必有所歌之詩淮南子云甯戚商歌車下而其辭則非今三百篇之詩是商與齊別有所歌之詩矣或三百篇之詩亦可以商聲歌之而謂之商以齊聲歌之而謂之齊與直己而陳德謂直己之所行而用歌以陳列之也天地萬物皆我一體故歌者動己之志氣而天地四時星辰萬物皆與之相應蓋莫非德之所感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鄭註云商之遺聲也衍字

鄭氏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愚謂上節歷言國

風雅頌與商聲齊聲此獨以商聲齊聲申言之者豈非國風雅頌學者之所常弦誦而二者之聲或有不能盡識者與保謂保其德性之美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釋文上時掌反隊直媿反槀古老反倨音據中丁仲反句紀具反鉤古侯反纍本又作絫力追反

鄭氏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孔氏曰此論歌聲感動人心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如似抗舉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意如似方折止如槀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意如似枯槀之木止而不動倨中矩言音聲邪曲感動人意如中當於矩句中鉤言歌聲大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歌聲纍纍然

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方氏慤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旋而齊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鈎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郝氏敬曰此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下者聲卑曲者聲回止者聲絶愚謂上下七句方氏郝氏皆以歌聲言是也回轉謂之曲小折謂之倨大折謂之句纍纍者相連繫而不絶也此節形容歌聲之妙如此此所以直已陳德而可以感動天地萬物者也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釋文說音悅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孔氏曰詩序先云嗟歎後云咏歌此先云長言後云嗟歎不同者詩序是屬文之體咨言之此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始云嗟歎之矣愚謂歌之引聲者謂之長言虞書言歌永言是也歌之歎和流連者謂之嗟歎賓牟賈篇所謂詠歎之淫液之是也此言歌之所由生出於長言嗟歎之不能自已此所以抑揚高下而有上文所言七者之聲也至於嗟歎之不足而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又由歌而爲舞而性術之變盡矣

子貢問樂

此篇題之名古書篇題皆在篇末此十一篇蓋皆有之先儒合十一篇爲一篇而删去其每篇末篇題之名獨

此失於刪去故尙存耳

右師乙篇第十一

禮記卷三十八終

後學平陽夏毓祺校栞

禮記卷三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雜記上第二十之一　別錄屬喪服

喪服小記者以其所記之瑣碎而名之也喪大記者以其所記之繁重而名之也此篇所記有與小記相似者有與大記相似者又有非喪事而亦記之者以其所記者雜故曰雜記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釋文乘繩證反下同綏依註音緌耳隹反下同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孔氏曰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此

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愚謂聘禮及郊斂旜蓋旗之旒縿至郊皆斂之而但載其綏故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此死於道則升車而以綏復以生時在道惟建綏故也鄭氏謂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失其義矣在道升乘車而復乘車象宮室南鄉復者北鄉而復則車之左轂在東也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釋文輤千見反裧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帷裳

此謂新死在塗載尸之車飾也輤者載尸車飾之總名若分而言之則蓋於上者爲輤屬於輤而四垂者爲裧周於四旁者爲裳帷在輤之內而周於尸者爲屋言緇布於裧與裳帷之間明二者皆緇布爲之也屋幄也四

合象宮室故曰屋此承上言後之文又下云不毀牆又於大夫云舉自阼階則此經主謂未大斂而歸者明矣若既大斂載柩而歸其車飾蓋亦如此而其禮則有異也○輤之義未詳鄭氏曰輤取名於櫬與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愚謂遣車之障亦曰輤則非有取於櫬也大夫用布亦曰輤則非有取於蒨也且古人器服之飾其法象皆不苟凡飾用元纁者必元上而纁下以象天地之定位否則元表而纁裏以象陰陽之內外若輤用赤裳帷用緇則纁上而元下其於法象逆矣必無是理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釋文說吐奪反本亦作脫下同)

廟門殯宮之門也毀牆毀殯宮門之西牆也不毀牆以

未大斂也凡以柩歸者入自闕則毀牆以尸歸者入自門則不毀牆所殯謂堂上也死於家者小斂於戶內畢乃奉尸俟於堂尸自外來則升堂而遂俟尸焉言遂入適所殯明不入於室而後出也輤者裧與裳帷之總名唯輤爲說於廟門外明車不易也鄭氏曰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

鄭氏曰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元冕士以爵弁服愚謂如於家謂升屋而以上服復也

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釋文輲依註作輇市專反又市轉反

○鄭注輲讀爲輇或作槫○

按輲字戴氏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帷但用白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輴讀爲輇或作欂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戴氏震曰蜃車即輴車蜃乃假借字輴其本字也輴車四輪迫地而行其輪無輻然鄭以爲即輇亦非也輴者車之名輇者輪之名愚謂以布爲輤謂上之輤及裧旁之裳帷中之屋皆以白布爲之也至於家而說輤亦至廟門外而說之也言載以輴車明不易以輁軸也於諸侯言不毀牆於大夫言入自門互相明也轝謂說車而以人轝之象在家者男女奉尸俠於堂之禮也諸侯及士亦然獨於大夫言之轝中以見上下也入自門轝自阼階尸入之禮然也若柩則入自闕至西階下而說輴車諸侯則載以

輴車大夫士則載以輁軸而皆升自西階也○孔氏曰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鄭註既夕禮云蜃車之轝其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鄭又註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輴車制與蜃車同但不用輇爲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大夫士殯不用輴其朝廟大夫以上用輴士用輁軸輴有四周輁軸則無鄭註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愚謂在道載柩載尸皆以輲車以其上有四周下有四輪又輪用全木承載穩行地安而無傾敗之患也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士之輤其內之屋外之裳帷皆以席爲之屋以葦席裳

帷以蒲席葦席精於蒲席也士葬無椁此乃有屋者亦以未有柩故也不言褖者諸侯褖與裳帷同以緇布大夫褖與裳帷同以布則士之褖與裳帷同以蒲席可知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釋文長丁丈反○鄭註訃或皆作赴

鄭氏曰訃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父母妻長子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孔氏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畧謂君之臣某之某死者若父死則曰君之臣某之父某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長子某死若母妻則以氏配字稱之若曰伯姬叔姬也長子亦赴於君者以其爲三年之喪而自主之者也然則君亦當使人弔之矣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釋文大音泰後大子同適丁歷反

鄭氏曰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孔氏曰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夫人大子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畧也愚謂諸侯之喪訃告之辭曰不祿國中書之曰薨鄰國書之曰卒一以爲謙已一以爲尊君一以別外內之辭義各有所當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釋文適依註音敵大歷反實依註音至○今按實當讀爲告

鄭氏曰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孔氏曰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云

某死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愚謂實當爲告上
文云敢告於執事是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
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
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士賤赴大夫及士皆曰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
於大夫士言外私耳愚謂士喪禮朝夕哭有他國異爵
者之位而此記亦有大夫士死赴於他國君大夫士之
辭則大夫以吉凶慶弔之事接於境外者固禮之所未
嘗禁而所謂人臣無私交者初非絕不往來之謂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
士居堊室
公館謂喪次在公所者也士練而歸於其家亦爲喪次

於寢門外以居故謂次之在公所者爲公館別於在家之次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以恩之淺深爲居次久暫之差也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言未練之前士亦次於公館但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以恩之深淺爲居次重輕之差也喪大記曰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謂異姓之大夫士與君無服者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謂同姓之大夫士與君有服者也周禮宮正大喪別其親疏貴賤之居可見臣爲君居喪之次不惟貴賤有不同其親疏亦不同矣○鄭氏以練而歸之士爲邑宰非也人君以國爲家若君喪而悉聚一國之大夫士於君所則內無以治其民人外無以固其邊圉有必不可者且爲人既衆則廬堊室亦不足以容也大夫士之宰邑者其於君之喪

恭如諸侯之於天子各於其邑爲喪次以居喪爾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
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釋文爲其于僞反
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
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凡
氏曰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故知此士爲
父母兄弟服士服是庶子也愚謂大夫之喪服異於士
者不可盡考然其見於禮者畧可推而得也喪大記曰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曾子問曰其殯服則子
麻弁經疏衰菲屨此人君之禮也雜記曰大夫與殯弁
經大夫與他人殯弁經則其於父母之殯弁經必矣人
君將殯弁經而疏衰則大夫弁經亦疏衰與士始死笄
纚深衣至小斂加素冠斂後括髮以至成服大夫則至

大斂而弁絰疏衰此未成服以前之服異於士者也周官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事服弁服大夫弔既弁絰則喪亦服弁矣服弁葢用喪冠之升數而如弁之制爲之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則服弁亦必侈袂矣士喪之首服以冠其衰衣二尺二寸袂圜殺爲尺二寸大夫則首服以弁袂侈之而不圜殺此成服以後之服異於士者也至其升數之多寡鍛治之功沽則所謂端衰無等者未嘗有大夫士之異也大夫爲不爲大夫者之服皆如士服嫌爲父母兄弟或異故特明之葢服所以施於死者故不可以踰於死者之服亦猶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之義也○鄭氏曰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

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愚謂晏嬰爲其父之服乃喪父之達禮也當時大夫行禮者少惟晏嬰服之故其老怪而問之晏子不欲顯言他人之失禮故遜辭以答之曰惟卿爲大夫言時人所行大夫之禮惟卿乃得行之已未爲卿不得行此禮也鄭乃以晏嬰之麤衰枕草爲士爲父之異於大夫者又謂麤衰在齊斬之間而并以推士爲母

及兄弟之服臆說甚矣寢苫枕塊士喪記之明文可謂枕塊爲大夫禮而枕草爲士禮乎喪服一經雖兼有大夫以上之禮然實主士禮言之其言五服之精麤曰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安有如鄭所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縷如五升而四升縷如六升而五升者乎孟子之告滕文公曰齊疏之服新書六術篇曰服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葢對大功以下而言則齊衰爲麤對齊衰而言則斬衰爲尤麤矣嬰所服之麤衰卽斬衰初非齊斬之閒別有所謂麤衰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服謂爲其父母之服也服以施於死者而適子主喪故一視乎死者之爵而不以其子之尊卑此卽大夫爲其父母之不爲大夫者服士服之義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釋文則爲于僞反下則爲之同）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尙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愚謂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則不但下於適子雖他庶子有長於大夫者大夫猶不敢先之貴貴長長之義並行而不悖如此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主謂爲主而拜賓也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弗能主者非以大夫之尊卑其父乃不敢以士之賤褻弔賓也大夫之子雖爲士而可以主其父之喪者父貴有及子之義故也置後謂立族人爲大夫之子而以子之禮主其喪也然則大夫之無子者雖非大宗而得立後矣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鄭氏曰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愚謂宅葬地也麻衣大祥所服以十五升白布為之而縓緣者也布謂十五升吉布也緇布冠本無蕤特言之者嫌因事變服或與始冠之禮異也用大祥之衣又用吉布為衰及帶又用太古之齊冠則於喪服皆變之矣大夫之貴臣為其君菅屨衆臣繩屨凡喪中因事而變服者唯其屨無變也此有司乃大夫之臣本為其君服斬者為不敢以凶服臨鬼神故其服如此皮弁吉服也占者乃公有司故吉服卜之事有涖卜陳龜貞龜眡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涖卜宗人命龜眡高卜人陳龜貞龜作龜鏘鳴按士喪禮云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陳龜也又云卜人抱龜燋先奠龜

西首是貞龜也貞龜謂正龜於卜位也見周禮太卜註下文云大夫之喪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則眡高者亦小宗人陳龜貞龜者亦卜人此有司乃涖卜者也命龜作龜於接鬼神尤親宜使無服者故以公有司涖卜贊主人出命宜使親者故以私臣士喪禮族長涖卜吉服此不純用吉服者族長蓋士朞功以下之親故變服純吉大夫之臣爲大夫斬衰故變服猶不純吉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釋文朝直遥反

鄭氏曰練冠長衣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愚謂曰如筮者宅與日或卜或筮隨人所用也或俱用卜或俱用筮或一卜一筮士喪禮筮宅而卜日蓋於卜筮各舉其一以見其禮非謂士之禮宅必用筮日必用卜也史家臣主筮事者也練冠小祥之冠也長衣喪服之中衣也

中衣上有喪衰今以不敢純凶故脫喪衰而卽以中衣爲外服也此史與上涖卜之有司皆本服斬而因事變服者也涖卜之有司吉服而不純此則凶服而稍變蓋卜重而筮輕故服之不同如此占者亦公有司也朝服降於皮弁亦以筮輕於卜故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釋文薦音薦本又作廌

鄭氏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孔氏曰案士喪禮下篇薦馬有三時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三也此謂第三薦馬之時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送死者也書謂凡送死賵物之書也讀謂省錄也既

夕禮薦馬馬出之後包奠讀賵記者嫌大夫之尊與士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愚謂薦馬者謂圉人與御者也士喪禮下篇云薦馬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喪無人不致其哀故薦馬者雖賤亦哭成踊乃出也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謂包奠讀書以薦馬者之出爲節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釋文相悉亮反

鄭氏曰謂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皇氏侃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愚謂凡相禮事者皆曰宗人雖私臣亦以名之此大小二宗並公臣乃宗伯上中下士之屬自以尊卑分爲大小非大宗伯小宗伯之官也

命龜述命以告卜人也其出命以命宗人則涖卜者爲之○賈氏公彥曰士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士喪禮命筮者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玆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既命而申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畧及卜葬日云涖卜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卜云不述命猶有西面命龜是士命龜辭有二命筮辭有一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少牢云史執筮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史曰諾又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以下與前同述前辭以命筮大夫筮既述命卽卜亦述命是命龜有三命筮有二也應氏鏞曰大小宗及卜人皆春官而以贊大夫之喪大夫之

褒力有不能盡具旨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賛其事所謂

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鄭氏曰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愚謂褒衣者謂天子所褒賜之衣或用其本服或加賜於本服之外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元袞赤舄韓以侯而賜袞衣則褒衣之法可見矣冕服者五等諸侯之上服公則袞冕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也諸侯復之衣三褒衣一冕服二爵弁三也爵弁服祭服之下而乃用以復者重其爲始見天子之服也士喪禮復用爵弁服此言諸侯之復自褒衣至爵弁服而止皮弁服以下復皆不用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釋文稅他喚反下文放此揄音遙

孔氏曰復用稅衣上至揄狄謂侯伯夫人也狄稅素沙言從揄狄下至稅衣皆以素沙白縠爲裹愚謂諸侯復之衣三則夫人亦然此但言揄狄稅衣者蓋二衣之間又科用一衣也以其裳上可知故畧言之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釋文鞠九六反又曲六反襢張戰反○此舊在後諸侯以襢衣之上鄭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旣爛失處今移正

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

士之妻則亦用稅衣愚謂內子有襃衣者夫榮於朝妻貴於室其夫受加賜之服則其妻亦視夫之所加者服之而謂之襃衣也夫人內子之服特言素沙者明與男子之衣異也男子禮衣皆禪婦人禮衣皆有裏陽奇陰偶之義也士妻復用褖衣其餘如士謂內子與大夫之妻皆得兼用褖衣也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之衣皆二內子以鞠衣與襃衣如無襃衣則以鞠衣與稅衣也大夫之妻用禮衣與稅衣如有襃衣則亦用襃衣與禮衣也然則卿與下大夫復之衣亦二卿以希冕服與爵弁服下大夫以元冕服與爵弁服其有襃衣者則皆去爵弁服也士復之衣一卿大夫復之衣二諸侯復之衣三以此差而上之則天子自十二章以下王后自禕衣以下而復之衣皆四也

復西上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愚謂凡位以西爲尊西上謂衣之尊者在西也士喪禮復以爵弁而復者一人則復之禮葢一衣而一人卿大夫二人諸侯三人天子四人也孔疏謂復之人如命數然非是案周禮天子之禮夏采以冕服復于大廟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隷僕復于小寢大寢而夏采惟下士四人隷僕下士二人而得每處復有四人者葢當使他官攝職以佐之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釋文絞戶交反屬音燭下條屬同

鄭氏曰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𢍰脫愚

謂揄絞有在池上者有在池下者在池上者士以上皆
用之喪大記於士言揄絞是也在池下者名振容惟人
君得用之喪大記於大夫言不振容是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
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釋文附依註作祔音同下並同

鄭氏曰附讀皆爲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
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别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
謂爲士者也孔氏曰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若
高祖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愚謂凡祖適無
不附於祖者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皆爲祖庶言
之耳說已見喪服小記雖王父母在亦然者王父母尚
在無可祔若王父有昆弟前死則祔於王父之昆弟無
昆弟可祔則祔於高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婦祔於祖姑言祔於夫所祔之妃者容祖姑爲大夫而祔於從祖祖姑也無妃謂夫所祔之妃尚在也從其昭穆之妃中一而祔於高祖姑也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廟見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愚謂婦祔於祖姑亦不配獨言女子者祖舅尊嚴孫婦之祔自然不敢祭之王父親女孫之祔嫌當祭及王父故特明之
公子附於公子

大夫士不敢祔於諸侯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註待或爲侍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僖公九年夏葵邱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愚謂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世子立踰年然後行即位之禮即位然後稱公若未即位未葬則稱子某春秋書子野子般是也蓋尸柩尚在猶用父前子名之義故稱名也已葬則稱子春秋文公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蓋未即位則未成爲君故不稱公而稱子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待猶君者謂人民所以事之者鄰國弔襚之使及以他事相接者皆以君禮待之下文弔者之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又上客臨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皆

以人君之禮待之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旣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孔氏曰杖屨不易其餘冠也衰也要帶也悉易也然練之首絰除矣無可易也大功無杖亦無可易而云易與不易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愚謂父喪旣練衰七升母喪旣練衰八升大功初喪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則是大功之服有輕於旣練之服者矣而悉得易三年之練衰者葢練爲三年之末而大功新喪爲重故得變前服不計其升數之多寡也服問曰小功不變喪之練冠則大功固變練冠矣三年之練冠或八升或九升爾

大功十升十一升之冠得以變之則大功八升九升之衰得變七升八升之練衰宜矣大功既葬則反服三年之功衰因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釋文衰七雷反

鄭氏曰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之謂功衰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大功親以下之殤輕祔之不易服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孔氏曰大功正服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合服大功其長殤小功成人小功其長殤緦麻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適孫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祔於從祖也皇

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者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已祖廟義亦得通案服問大功親長中殤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絰要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著練冠也愚謂小功之親乃待從祖兄弟爲之附者所謂士不祔於大夫祔於諸祖父之爲士者皇氏之說是也若無廟者自祔於寢不必祔於從祖之廟也男子爲殤曰陽童女子爲殤曰陰童某甫者因其伯仲季以爲之字也不名神也者以鬼神之道待之故不稱其名所謂周人以諱事神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

鄭氏曰唯以哭對惻怛之痛不以言辭爲禮也其始麻散帶絰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孔氏曰其始麻散

帶絰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帶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愚謂其始麻散帶絰者謂始服麻之時其要絰散之而不糾而加首以絰也奔喪禮凡聞喪即奔喪者至家而襲絰絞帶三日而成服聞喪不得奔喪者聞喪即襲絰絞帶亦三日而成服此聞喪即服麻乃不得奔喪而成服於外者其始帶散麻至三日成服乃絞其帶也○孔氏云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絰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未得奔喪故不散麻此即奔喪故散麻其說非也凡聞喪即奔者其服皆深衣此聞喪即加麻散帶其爲不得即奔喪者明矣又孔氏云奔喪禮聞喪則襲絰至即絞帶不散帶者彼謂奔喪來遲不見尸柩此奔喪來至猶散帶者以見尸柩故也則其說尤不可曉奔喪禮襲絰絞帶皆於一時爲之

初無聞喪襲經至而絞帶之事此麻散帶經特謂在外初聞喪之服疏乃謂至家猶散麻不知於何見之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此謂聞喪即奔者也聞喪即奔故在外不服麻成經謂成服而絞要經也及主人之未成經謂至在主人小斂加麻之後成服之前也疏者小功以下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謂與主人同日成服也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謂以至家之日加麻散帶至三日而後成服不用主人三日成服之期也○疏謂未成經爲未小斂之前非也喪至小斂而加麻若至在主人未小斂之前則與主人同時加麻即與主人同時成服矣何得云終其麻帶經之日數乎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孔氏曰妾賤得自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與祭不在正室愚謂妾祔於妾祖姑其祭不於廟而於寢然必自祔之者葢妾祖姑非父之所生即世叔父之所生故其祔不可以不親之至於練祥則祭妾而已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此主妾之喪其練祥旣使子主之則虞與卒哭亦當使子主之也祭虞祔練祥之祭也正室夫之正寢也適妻死於正室則殯祭皆於正室妾雖攝女君其死猶在側室則殯祭皆於側室也此謂士禮妾子爲其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若大夫妾子爲母大功無練祥之祭也

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畧於賤也愚謂撫撫其尸也僕謂宮中臣僕內小臣閽寺之屬也妾賤妾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是也喪大記曰君撫大夫撫內命婦鄭氏云內命婦世婦也喪大記又曰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於世婦與大夫同則於諸妻與士同君於大夫世婦或大斂或小斂而往則皆撫之於士及諸妻爲之賜大斂而往則亦撫之惟僕妾賤君不撫其尸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黨若其親然愚謂妾服女君之黨舊說以爲從服然從服之服必視其所從者而有降焉

妾爲女君之黨其服乃與女君同則非從服也蓋妾有爲女君之娣者不待從女君而其服固與女君同矣有爲女君之姪者女君之所服妾亦服之而輕重有不同者有非女君之姪娣者女君之所服妾則皆無服者也今乃壹使與女君同服者於女君則欲其於妾皆聯以同生之誼而不致生其妬忌而於妾則又示以統於女君而不敢以自外女君雖沒猶使妾爲其黨服所以深嚴適庶之分以明女君之尊不替於身後則女君而在必無敢以賤妨貴少陵長者矣攝女君所以統內政也故不爲女君之黨服又所以明攝女君之尊有以殊於衆妾而後內政出於一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孔氏曰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

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也愚謂云見喪者之鄉而哭以明其不待及門而哭爾未必專爲降服大功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鄭氏曰言骨肉之恩不待主人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喪事虞祔乃畢孔氏曰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註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此疏者亦虞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愚謂喪服未畢謂禫以前也禫而內無哭者雖有弔者不哭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

顧垂涕洟是不哭也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釋文與音預

鄭氏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孔氏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與殯之時首加弁絰身著當時之服愚謂弁皮弁也諸侯大夫以皮弁錫衰爲弔服不言弔而言哭者大夫相爲有僚友之恩非徒弔之而已也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皮弁而加麻絰也大夫與殯亦弁絰皮弁而加葛絰也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是大夫相爲與朋友同矣喪服記云朋友麻弔服葛絰而朋友麻則大夫相爲亦麻絰矣朋友弔於未成服之前亦葛絰蓋弔於未成服者皆吉服麻不

加於采也則大夫與殯亦葛絰矣大夫之哭大夫弁絰
則其非相哭雖錫衰以居而不弁絰矣大夫之哭大夫
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則大夫之爲士若士爲大夫皆
不弁絰矣不弁絰則素冠加絰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鄭氏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爲弔服
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愚謂葛謂既葬變麻服葛
也大夫爲父母兄弟之不爲大夫者之服如士服此爲
其兄弟弁絰謂尊同者也大夫無緦服故雖尊同不服
但於往哭而爲之服弁絰也凡喪服未除於兄弟之喪
雖輕必服其服以哭之此大夫哭兄弟之輕喪葢亦爲
服其本服之麻與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喪不貳主也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稽音啓徐
　下文別言母在不稽顙則此母衍字也爲妻父在不杖不稽顙謂適子爲妻也父主適婦之喪故其子避之而不杖又不得拜賓而稽顙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父沒母在則已主妻喪而得杖而亦不得稽顙也然此不稽顙與上節不同父在不稽顙謂父既拜賓則已不敢拜賓而稽顙也父沒母在則妻之喪已當爲主而拜賓但不敢爲稽顙之拜也葢妻之服與父在爲母悉同故母在則微殺其禮以示其不敢盡同於母之意與母在爲妻不禫同意上節專屬適子之禮此禮則適庶之所同也贈謂賻襚之屬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言母在

而爲妻或有稽顙者惟於人之以物賵已則爲稽顙之拜蓋於人之厚恩不敢以輕禮待之則此外弔者皆不稽顙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君尊卑異也愚謂二者之不服皆爲尊諸侯也一則尊其舊君而不敢自援一則尊其新君而不敢自貶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釋文別徐彼列反縫音逢又扶用反繰依註音繆所銜反○按繰鄭氏讀爲澡麻帶絰之澡音當爲早而釋文乃云依註讀作繆音所銜反未詳其說豈陸氏本不同耶然以義言之作澡爲是

鄭氏曰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繰讀爲澡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爲纓敖氏繼公曰條屬者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於武也右縫者以纓之上端縫

屬於武之右邊也其屬之以下端向上而結於武之左邊以固冠也愚謂吉冠有武其纓左右各一而亦結於頤下下文云委武元縞而後蕤則喪冠自大祥以前無武益別以布一條約冠而固之若緇布冠之缺項然其纓惟一條屬於固冠之布亦若緇布冠之青組纓屬於缺也緇布冠之纓屬於左而上結於右喪冠之纓則縫屬於右而上結於左所以反吉也小功以下服輕其纓雖條屬而左縫之稍用吉冠之制也繰當作澡喪冠之纓惟斬衰用麻繩自齊衰以下皆用其冠之布爲之緦冠之纓其布亦與冠同而又澡治之緦冠既有事其纓其纓又有事其布布纓兼治則其布精矣以緦喪輕故也然則喪冠自小功以上纓皆不澡也

大功以上散帶

孔氏曰小斂之後主人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帶皆絞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釋文朝直遙反後朝服放此去起呂反

鄭氏曰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孔氏曰緦麻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爲之取緦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緦衰不加灰不治布也愚謂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是錫衰重於緦衰也加灰謂用灰鍛治之也喪服記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有事其布無事其縷曰錫喪服記言有事此云加灰一也蓋朝服用吉布十五升布縷皆有事者也緦衰用朝服縷數之半而成布之後不復加灰鍛治故曰無事其布錫衰則成布之後加灰鍛治

而其縷則不鍛治故曰無事其縷無事其縷者哀在內也無事其布者哀在外也此緦衰錫衰輕重之別也

禮記卷三十九終

邑後學生員周昭壽校栞